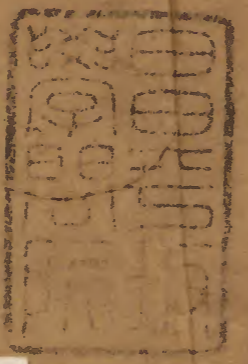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書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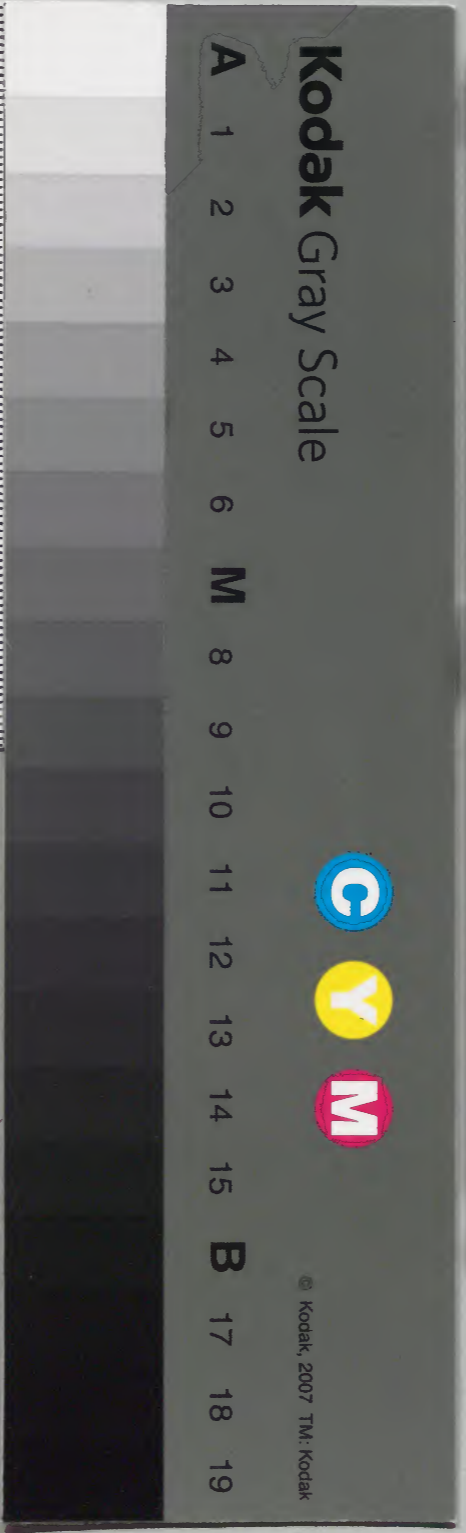
三十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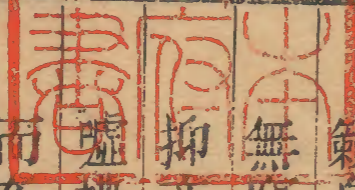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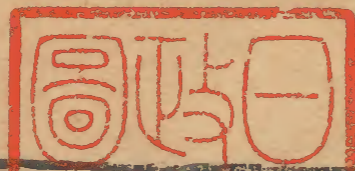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九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二	七	一	二	七
四	七	一	二	七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九	二
齊	類	二	七
一	冊	二	四
三	架	一	三
九	二	七	一
二	七	一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	(20)
	函號	297	90



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元黃鎮先生之所作也先生
學行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于有司慨然著書垂訓以
淑後學故發爲詞章雄贍富麗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
籟自鳴由其積之有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
無窮雖然秋之爲聲迺天地清肅之氣而燥舒之情具焉
抑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達而在上則春風
嘘拂草木回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
而在廟廊矣朝廷訪求隱逸賁于止園僕之不才屢嘗薦
士于執政獨恨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
遺賢之嘆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於斯
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 訓傳後
是亦爲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



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離爲十卷中罹己亥之亂已失
大半所存者尙千數百篇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
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淪沒則後人何所徵考其先世
故用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卒避
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
太守實齋吳公嘗繡梓以傳甫畢而世變無存鈞汲汲於
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夥
未獲全刊姑稱力爲之繼此又當續刊也洪武十有一年
冬十月甲子男鈞稽拜恭題

雁門集八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元代郡薩都刺天錫撰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千文傳序

至正丁丑

羽庭集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峯走曠原而秀者曰
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頎然而清黜然而元飄
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爲文往往有類而
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
不可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噫非元微之理
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卽其人與之語矣因疑
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
益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
霜雪之滋悴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

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乎元之理
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子雲行有所不逮然
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
乎德元果知之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元
孰曰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明自
衡山來愛其文也故馮物而序之重爲歌曰悠悠太虛孰
可馮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窒盤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
崑天台半落黃山青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
軒轅道士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
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逸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德氏有柳
生泰者謁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旣而朱君伯賢曰生能
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卽挾入密室請賦白雲巢篇余方
與客詹國器陳惟敬劉坦之僧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
立談頃伯賢亟出口若有降靈馮于物者自稱爲韓愈氏
卽軒轅彌明書諸几曰聞羽庭公能文章敢請見教邀余
及衆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
一篇質諸神神使誦之若有聽焉旣終誦乃書曰善則善
矣獨中間熙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嬉衆皆驚愕
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凝神入思
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絕類韓子體製因憶向在庚子正月
間夢偕士友論文俄而見巍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
吾昌黎韓愈也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
文亦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間文貴平暢則道自然明白文

猶製衣也挈其領而禡之理斯順矣覺而記憶嘗以語卓君習之宋君無逸今序中乃曰吾嘗卽其人而語之矣斯言似有脗合乎前者噫蘇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哉言也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邪故不得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觀覽幸毋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旣望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平陽陳高著

子上陳君旣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

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
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冊相與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
擅兵柄而倔強州郡間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
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
戎其州者必欲脇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
于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
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已不獲
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又多
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于世則天
下之子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子之所以重爲
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鑄版以永其傳力雖不逮
而未嘗忘之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
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口
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
序

自識曰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
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
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
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
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
年矣守拙耕田歸老而罹此變間關遁逃非有所爲也求
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
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

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二月乙丑朔旦書

僑吳集十二卷

舊抄本

元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杭於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主乎理而氣以據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汨汨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旣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爲序之微不敢辭庸復於先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 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

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卽其山川風物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爲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脩之益耳豈徒籍乎山川風物以爲觴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發而爲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爲學絕

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爲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爲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羣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先生洎先生所自得者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爲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於吳而后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徽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於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於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爲之言是集也爲古今詩銘箴贊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徽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

明宏治刊本

元

翰撰

前有墓誌銘

吳海撰

詩者聲之文也本於內而見於外者也仁義之發醇以正

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宣淫放僻之辭誕豈偶然之故而已哉粵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則爲賡歌愼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敷而則爲皇極敷言之教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颯颯乎正音或末響之流變皆非有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間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於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爲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於是心之外哉洪武庚午余留案來閩郡庠生王偁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余請敘其首余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於感慨者極忠愛之誠得於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盡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有泰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於勝朝而秉義於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應而非苟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於余之向所云者爲益信也噫觀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其心者尤當以景其行景其行則可以相忘於言語之外矣於余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蓋其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敘

張佶跋

宏治八年

聞過齋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元吳海撰門人靈武王偁編次進士永嘉胡宜校正 卷

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徐起王偁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題歲次辛巳蓋建文三年

辛巳也革除之後跋經刊改故不著年號

徐起序 歲在辛巳

王傳跋 歲次辛巳

馬氏手跋曰淡生堂儲經籍蓋數千餘本銘識款印將爲子孫世珍百年之間散落人手近人有詩云宣綾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釘錢可嘆也子偶得唐子西吳魯客集共四本繙閱一過魯魚帝虎脫譌極多殆不可讀以意揣度乙出而未有別本校對但可存疑而已因又嘆前輩好書嗜古宜皆校勘精善而備書無知粗率苟且如此主人不之知也然則藏書雖多亦度閣不觀徒資富耳之談耳古人之精神心血其光氣熊熊時欲躍出于廢紙敗篋間又何怪其聚之不久而散落也與世之藏書者可以鑒矣

康熙癸巳夏六月餘姚馬瑗手記

鶴年先生詩集四卷 元刊本

元丁鶴年撰

卷一曰海巢集題門人四明戴稷編次卷

二曰哀思集題門人四明戴習編次卷三曰方外集編次

姓氏闕卷四曰續集題門人修江向誠編次後附鶴年兄

吉雅謨丁愛理沙及鶴年表兄吳惟善三人詩一十三首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

幽秦而止幽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

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

回吐蕃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

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

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

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夔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柏幹公克莊魯公至道三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幽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差後起家世以勲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悶悲哀痛苦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

至尤在於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愍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辭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歟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爲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之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於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

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太學生戴習錄其師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請題其後鶴年子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騷雅之遺意焉昔唐之僧有讀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吾讀海巢集亦云生其寶之生其寶之虎丘澹居老人至仁書

此元刻元人丁鶴年詩余友顧澗菴歲試玉峯時所收而以之歸余者也余向藏正統重刊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方外集四曰續集以附錄終焉嘗取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卽如海巢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職是之故明刻列諸卷二

中失其旨矣他如哀思已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後之稱者僅據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証廬山面目益歎元本之不致淪沒者幾希爰付裝池俾得附麗不壞與元刻諸名公集同十襲藏之較嚮之塵埋故紙堆中其顯晦爲何如耶嘉慶己未孟夏書棘人黃丕烈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抄本

元錢唐錢惟善思復撰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余見其詩益知其爲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所著者以示余何其妥適清雋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焉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爲詩固

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
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強爲之哉余蚤歲亦
嘗有志於是顧爲貧所驅奔走埃壙之涂蓋久矣安得從
思復日襄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
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皇宋涉於議論
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置
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扭於所
習近時又倡爲對偶排比以爲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
而無生氣流動謂可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
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晚唐四靈於景物
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耳人耶余嘗謂少陵詩詩則
律意則不律以詩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莊
生斲輪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格高語響如居仁邠
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一流具法眼
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淳安夏溥書

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
致好事家因裝裱成冊錢罄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
後伯兄駕澂于金閭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
有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無從考
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
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
人草元閣湘竹龍唱和并雜詩東共此集爲三冊得于康
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于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張

翁棻識

梧溪集七卷 舊抄本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周伯琦序 至正己亥

陳敏政刊板序 景泰七年

文淵閣傳抄本

吾吾類稿三卷

元吳臯撰

胡居敬序曰強圉作噩之祀余還江右抵臨江假寓天寧寺寺密邇郡庠因與教授吾吾吳先生舜舉游先生嘗語余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弦誦絕響教無所敷吾甚恥之既而時異事殊先生屏居閭里闢一室績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為務勢利紛華之習眇

之漠如也郡洊罹兵變干戈相承學宮荒闕袁筠之境遺民逸士聞先生名每延置其家奉贄請益雖武夫悍將多遣子弟就學焉四方搢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屢恒滿平居無事操觚染翰著述不厭境與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傳誦之遭時多難竟齋志以歿惜哉先生沒十餘年其子均彙次遺稿屬為敘余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僅若此蓋掇拾於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實古雅從容於法度之中其為詩沖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並論也先生世家臨州履齋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諸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

文能守其家學云

梁寅序曰余留郡城獲觀吳舜舉吾吾先生詩尤妙於五言如竹林清颯頓蘇煩鬱如蘭皋秋露夔殊塵境因嘆曰詩形于音音生于心心有所契音乃中節先生之詩中節之音也而余未能知之憶余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庠爲弟子員余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固余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爲臨江郡博士遂屢見之以急遽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年而先生沒矣而始獲盡觀其詩文皆亶亶古人乃大愧焉以五十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于自怠而闇于知人也嗚呼白首巖扃舊交零謝欲求如先生者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耶先生之子均以先

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士胡君居敬敘之詳矣余書此于後姑以見慕之之至而媿之之深也

詩權輿于康衢之謠賡載之歌而大備于成周之風雅頌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邵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無詩也無古人之詩也非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也五言起于李陵蘇武七言起于漢武柏梁詩之爲體非古也絺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爲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今人之詩體而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爲教猶有存者然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于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習勝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于律而絕句八句排律之作則號爲近體而拘拘于對偶婉青配白爭以纖

巧新奇爲尙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其可少乎臨川吳舜
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
近二體諸詩皆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汎汎而作者前嘗
爲臨江郡博士其淑諸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失其
子均收輯遺篇于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臨江稅課司大
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
永其傳以余與先生相知之深微存其端余不敢辭張美
和序

樵雲獨唱集六卷

元刊本

元 金華雲顙天民景南葉顙撰

予誅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而峯奇居
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顙閉門卻掃謝賓客日與樵夫芻叟

盤礴乎丘園林麓之中披雲嘯月釣水采山無少休暇久
之移家城山之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窓戶軒豁而
南嶼北巘爭獻奇秀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清致
復不減於雲頂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幅巾便服
輕鞋瘦策從樵夫芻叟相往還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
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更呼互答斯樂何極斧斤之
餘濁酒自適觴詠談笑擊壤賦詩吟唐律五言

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關世教之盛衰亦足以敘幽情
寫閑適之興懷名其帙曰樵雲獨唱蓋予知樵夫芻叟相
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樵夫芻叟知從予之遊又不知
予賦詩之趣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
不謂之獨唱乎幸而樵芻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輩固將

甘心與之揖遜周旋賡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豁疇昔風誼之氣吐平生慷慨之辭散爲箴規發爲歌詩峭拔俊爽雍容舒徐放而縱之而言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嚮於無窮者也樵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人儻不復見則予長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豈至正甲午重九前四日雲顛天民景南

葉顛序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能多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關古今治亂世教盛衰之運能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慨嗚咽悲壯幽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遺世絕俗曠逸放達高蹈遠舉之趣可謂樂而不

淫怨而不怒居泉巖瀑不足助其清奇花卉不足妬其豔嬈嬌媚敢望其閑遠真淑之豐容武夫英雄曷並此英毅剛堅之氣概美矣哉詩之德也夫自屈宋之後寂無聞焉漢魏而下曹劉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輩出留心肆志沉酣斯文奮雄才宏辨於風騷翰墨之中吐奇言妙句於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繼三百篇之緒餘下可爲千萬載之格範僕江左遺民東陽逸叟學問不高天資素下寡於游從懶於趨附廝牧論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詩相羊林泉逍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丘園眼空湖海旣無賢師開發盲聾復乏良朋評論工拙寢成獨唱敢慕孤高雖無烟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尙多溪山登覽賞翫之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訓子示孫俾曾元之後咸

知迺翁能以愚拙自牧勤苦自將安分娛樂終老于茅廬
庶可免夫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慚云皆至正庚子中秋
日雲顥天民景南葉禹後序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闕卷一至八抄補 金吾另
藏一抄本後有王俞跋跋云楊廉夫博極羣書自成一家
言第篇章零落未覩其全太冲袁老素號藏書慨然見投
如獲珍寶汗雨淫淫不妨校勘茲因完刻以廣其傳漫識
于此云云蓋卽刊刻者所跋惜未著年月未知明何時刊
本也

鐵崖文集五卷 元刊本

元會稽楊維禎著毘陵朱昱校正 前有鐵崖先生傳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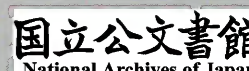
首圻城老父射敗將書上夔夔平章書兩篇東維子集鐵
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蘇楊鳳書于楊州之正誼書院
一條

鐵崖漫稿五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元楊維禎撰 卷四末有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
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以周桐村所錄一帙錄文四十九
首歲戊子 至正八年 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予凡文一
百五十首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云
云又云予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案復古詩係至正時章
琬所編則編輯者當與琬同時俟更考之

無名氏序 殘闕

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或



以周桐村所錄一帙乞余錄之予時尚惰於筆墨恨錄之未全僅獲其文四十九首遂索去迄今殆三十五載矣間取而觀之字畫訛謬且多草率可笑未暇檢校又恐其散失而無附麗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予所爲文凡一百五十首距今又二十年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蓋余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有史鉞二冊以板籍大小不侔別裝潢而藏之云

嘗觀楊鐵崖先生文章其出語奇絕且立意不苟始雖放逸而卒歸于正要未易泛然而觀之也余酷喜之每詢求於先生諸門人或得之朋儕戚黨處日積月累手抄數百篇成二帙置之几案間日常展誦若使韓柳復生必以爲然也嗚呼先生平昔詩文何時遇好事者悉鏤諸梓廣其

所聞以惠來學將有大快千古不亦宜乎昔洪武十四年五月九日前從仕郎湖州路德清縣主簿謝氏九疇書于遣安精舍

鐵崖先生詩集十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元楊維禎撰

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甲至丙

曰鐵崖先生詩集丁戊二集曰鐵崖先生古樂府後集丁集題太史金華黃潛晉卿評黥門人雲門章琬孟文編注戊集前有至正丙午章琬跋己集曰鐵龍詩集曰鐵笛詩七言絕句庚集曰鐵笛詩七言律辛至癸曰草元閣後集壬集題孫月泉輯錄月泉未詳何時人述古堂書目有楊鐵崖集十卷未審卽是書否

先生自言余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篇古樂府

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到吾門者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故玉峯李著作先生推爲詠史手言至正丙午夏五月上吉門人章琬拜手識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元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卷首有汲古閣毛子晉印記

戴良序曰夷白齋稿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內史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旣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爲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旣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

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艷又靡然于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靡之然後斯文幾于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于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錯綺文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靡之而天下文章復侔于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于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氣頹敝于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概可見矣我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于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賁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

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于里巷之間晏
然無以異于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淳茹和
以鳴太平之鴻休其摘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
而學問則優游于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
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
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于虞公新安程公之古
潔則有得于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
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幟詞壇自
餘數公嘗想見其風采習聞其聲咳邈然其不可接者久
矣于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
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游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泝黃
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

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
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
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爲文雍容紆徐如冠冕佩玉
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地鳥按行于陣伍之
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
吳中居無何我吳王聞其學問卽以樞府都事起于家不
幾年間遂屢遷而長其省幕其後調太尉府參軍由參軍
升內史迹愈顯而文逾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
皆隨手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于今幾
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
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于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四
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述者又不過數人焉

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于時而得大肆其著作世其可不爲之貴重之歟某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于一字之微皆可爲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爲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最篤雖待臧獲初未嘗疾言厲色平居蓋雍雍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齋乃其自號也故以題其藁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旦書

石門先生文集七卷

明刊本

元臨江梁寅孟敬撰門人黎卓崇瞻編次

鄧伯言玉笥集九卷

抄本

元鄧雅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溫潤枯槁之異文章固然詩之爲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變焉正固爲盛至于情發于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于民聲光昭于時則其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于外則其情自宛氣可以學而爲情不可以強而至會謂山林之不可爲臺閣臺閣之不可爲山林乎譬之太羹元酒醇醪雋永查梨萍菹淡腴酸澁食者各適于口而其出于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

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于學壯而未行老于風騷乃有所得其爲詩歌每出人意表簡而不疎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視所謂山林枯槁者蓋不侔矣是果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爲玉笥集數百篇且求爲序余因諷味省感焉嗟夫今之于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爲或羈愁窮困則不得以爲若君者學于少得于壯成于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溫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宮商諧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于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尚當有徵斯說姑以是爲序洪武乙卯七月旣望臨川老友夔閣道人何淑書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貺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笥集爲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于強作之者也詩之搜羅以爲富雕繪以爲妍索幽以爲奇放情以爲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冲澹自然華不爲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尚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爲金鍾大鏞之音又當不止于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玉笥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

伯言于韋孟近矣而進之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言何爲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八月望蒙陽梁寅書

觀鄧君伯言詩如春風林塢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嚮答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由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又將有得發而爲金鍾大鏞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冲澹中多古意歌謠善諷切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洪武丙辰之歲子月下澣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爲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晉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其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區模擬所易誠可謂深造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予至永豐之三年間新塗鄧伯言氏工于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玉笥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爲詩其用心勤矣舍于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哀其所著命工鍛梓以傳于永久蘄一言以爲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條達不爲險艱藻繪之語澹泊和平而無忿懣哀怨之意蓋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于平淡之域嗚呼其亦有得于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

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目負者皆修所不好
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醜異好
有如此者而沉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
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爲書于篇首
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澣會稽山人
戴正心序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明張羽撰

案明史文苑傳云羽文精潔有法則羽固非

不以文著名者世行本止有詩集四卷文集則未之見此
本始山雉賦終漏月齋記凡文五十一篇文瑞樓書目有
張羽文集一卷注鈔未知卽是本否畫屏贊云白雲蔭軒
飛嵐入幌何氏以朱筆改作幌仍以墨筆改作幌而注云

梲廣韻注讀書牀也黃氏蕘圃跋云此字義門幾交臂失
之又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誠哉是言請以此
言爲校書者贈

永嘉集十二卷

抄本

從韻溪兄藏舊抄本傳錄

明張翥撰

嗣子規同弟矩敬集

著字則明自號永嘉子

世居溫之平陽縣元末避兵吾邑邑人招致邑庠爲弟子
師遂家焉洪武三年領鄉薦授膚施令擢臨江府同知卒
于官明初吾邑有三張先生俱以行誼重鄉里先生爲北
張止菴先生爲東張金吾十四世祖觀復先生則南張也
先生自平陽來虞卽主吾家與觀復先生爲道義交所著
有易經精義永嘉集長安倡和集等書今惟永嘉集存凡
詩九卷文三卷合十二卷先生子規字暹生所編也夫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矧一代名賢兼與吾祖相周旋者乎讀其文思其人先生之英爽吾祖之精靈不啻恍惚遇之抑金吾更有感者吾六世祖遜志先生學問文章蔚爲儒宗其居鄉也能以德行化橫逆其秉鐸也能以經術訓多士熏其德而善長者蓋不知凡幾所著有毛詩特解性理纂言遜志錄歸間集時義通詮等書今皆散佚無一存者噫先生之後泯沒無聞而先生之集存吾祖之後子姓繁衍科第蟬聯而吾祖之著述佚豈豐于此者則嗇于彼耶抑書之傳不傳亦有幸有不幸耶雖然名山石室不少遺珠老屋破垣間有墜簡安知今日所覲訪不獲者異日不且于無意中得之耶循覽是編回環祖德蓋不勝覬幸之私

云

海虞自言叔氏北遊聖門名著四科故代稱爲文學里元至正中永嘉張先生暨昆陽鉅儒鄭東季明鄭采季亮避地來居同以經術文詞鳴於是吾邑文學益盛於一時矣天朝宸定九有洪武庚戌肇設科舉以取士時二鄭旣沒先生以易經起家與邑人鄒立誠九思黃著昭夫唐溥彥博偕中鄉闈而先生名在前列授膚施令陞臨江別駕以終訥生後弗克親接緒論蚤歲卽交先生嗣子規運生得觀遺藁而私淑之先生之學根柢乎六經旁及乎子史羣書故理明氣昌爲文紆徐曲折或約或豐而動合矩度至其發於聲詩亦克備兼衆體

或雅贍而春容或

流麗而俊逸賦景寫情曲盡其妙故訥每護誦之未嘗不深嘆而敬服也今年祇命出按江瀾道過郟邑運生彙次

先生之集屬爲序引嗚呼

敢憶昔讀書田里嘗

訪鄉之前言徃行庸致景仰之私若鄭之昆季及鄒黃唐氏家率民絕無間獨先生克有賢子保藏遺藁自非積德之深詎能然哉先生之沒遲生時始垂髫迨今年踰六秩隱居教授子孫誦誥世守先業故訥重其請輒忘固陋僭序卷端使讀者旣知先生之學之美而又知其德澤有以垂裕厥後也先生名著字則明履歷之詳俱載同年鄉貢進士廬陵周槃仲方所爲傳茲弗贅宣德二年歲在丁未八月朔監察御史同邑後學吳訥序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窮經史欲以見於世元末遊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家常熟常熟學者爭師之舉爲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大肆力於文章國朝受命海宇宐一洪武庚戌始設科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將會試禮部而朝廷急於用人遣使者賫勅命至家授膚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井蕭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業撫循勞來出於至誠由是邑以完復旣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人旣没人猶思之事具前侍儀使廬陵周仲方所爲傳蓋先生學問明正而操行淳潔故所立如此平生詩文甚富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於散軼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旣彙次成帙因大理寺正嚴君志道求予序之予謂先生之學將以行之也不幸少不得行於是託於文章以自見使先生早遇聖明以所學施於用其功業有以及人則文章未必如是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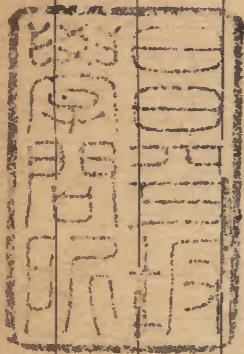
也自古賢人君子於文章事業往往患其難兼如漢賈誼董仲舒黃霸龔遂其人誠偉矣然皆不能兩得而先生兼有之豈非難哉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爲古文必本於經傳其義正其辭確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後之君子讀其文章而考其事業則先 可知矣故爲序其首簡宣德三年八月望日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知制誥修國史泰和王直行儉序

範軒集十二卷 抄本

明林大同著 大同字逢吉號範軒吾邑人仕至開封府訓導明初吾邑有三儒籍言氏林氏及吾張氏也今吾宗與言氏世有達者林氏則無聞而先生之集乃巍然獨存是則苟卓有可傳表章不必盡在子孫也先生與金吾十

五世祖億之先生十四世祖觀復先生相友善家乘有先生撰十六世祖母薛孺人墓誌銘今載集中又有送觀復先生應詔赴京師序集中闕集中與吾祖酬贈詩凡三十餘首異日當錄附家乘以垂不朽

周矩趨命紀行序



天保三

愛日廬藏書志卷二十四終

愛日廬藏書志卷二十四

